

浅议英国武装干涉苏俄的原因

胡才珍

(一)

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国际资产阶级开始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这场罪恶行径中,法国叫得最响,日本、美国也不甘落后,然而陷得最深、走得最远的是英国。

早在1917年12月3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他的战时内阁就决定竭力保证给苏俄境内哥萨克反革命势力的首领卡列金以所需的财政援助^①。1918年2月23日,又决定给苏俄境内另一反革命势力首领谢缅诺夫20000英镑的贷款,并供给他两门5英寸的榴弹炮及炮弹^②。在“援助”俄国人民对德战争的旗帜下,1918年3月9日,英国第一批武装部队首先在俄国登陆。英国干涉军在俄国土地上枪杀苏维埃领导人,英国外交官在苏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洛卡特阴谋^③。

在战后初期的巴黎和会上,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强烈呼吁十人会议赞成派“志愿军、技术专家、武器、军需品、坦克、飞机等”去俄国,“武装反布尔什维克军队”^④。英国下院议员几乎都主张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仓库中剩下的军用物资来打布尔什维克,认为让俄国的白俄分子出人、他们出物来消灭布尔什维克是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恢复英国在俄国的地位,才能最好地代表“证券持有者、特许权所有人、石油大王和奸商”^⑤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资产阶级策划了对苏俄的三次大规模武装进攻。1919年春,协约国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英国的诺克斯将军掌管了进攻主力高尔察克军队的武器被服供应。诺克斯曾得意地报告说:“我们把几十万枝步枪、几亿发子弹、几十万套军服和子弹带等等运往西伯利亚。那一年,俄国士兵射向布尔什维克的每一颗子弹,都是英国工人用英国原料在英国制造,并用英国船只运到海参威去的”^⑥。当高尔察克战败退却时,英国波罗的海舰队又奉命出动,援助参加这次进攻的另一白卫将军尤登尼奇的军队。英国海军上将考恩率领的分舰队(拥有巡洋舰12艘、驱逐舰20艘、潜水艇12艘,以及鱼雷艇、布雷舰、扫雷舰和其它辅助舰船)^⑦侵入苏维埃俄国近海水域,支援尤登尼奇,威胁苏俄。在1919年下半年协约国第二次对苏俄大规模武装进攻中,英国又派了数百名军官在协约国赌注所押的邓尼金军队中当教官。英国的第17航空中队参加了察里津和黑崖附近的多次战斗。在第三次武装进攻苏俄时(此时英国已被迫开始与苏俄进行贸易谈判了),英国表面上是不干预,实际上还是无偿地向波兰提供了一批飞机、58000枝步枪和58000发子弹,并向白卫将军弗兰格

尔供应燃料和军舰。在波兰军队节节败退、红军乘胜追击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又公开出面进行干涉。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红军停止进攻，在承认所谓“寇松线”^⑥的基础上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否则，英国及其盟国将用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波兰。

在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作战中，英国花的钱“比法国、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还要多”^⑦，英国在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中最为骄横，“英国的政策从来都不是与他们的协约国合作的政策，而仅仅只是利用从其它协约国那里得到的，在各方面都隶属于英国指挥的军队的政策”^⑧。事实表明，英国是十月革命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敌人”^⑨。

(二)

英国武装干涉苏俄为什么这样疯狂？这是与英国的全球战略，即打败、消灭主要竞争对手德国，以及“掠夺、绞杀和剥削全世界”^⑩、维护英国的世界霸权分不开的。而苏俄的出现给英国全球战略的实现造成很大困难。

苏俄政权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当时俄国正濒于崩溃的边缘。俄国人民与当时所有交战国中的人民一样，饱尝了战争的苦难，他们强烈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由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苏俄政权一建立，就顺应民心，颁布“和平法令”，向所有参战国和人民呼吁和平。苏俄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举动，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支持，在国际上引起了深刻的反响。1917年11月，英国统治者为防止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和平法令”对英国人民的影响，给军火厂近百万工人增加了12.5%的工资。12月底，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发表了“关于战争的目的”的宣言，掩盖英国参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把战争进行下去。但英国工人积极响应苏俄“和平法令”的号召，要求政府立刻接受苏维埃政府关于讨论和平条件的建议，反战事件层出不穷。如1918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工厂工长代表大会，在格拉斯哥举行了一系列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同时，在英国还展开了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在水兵中，许多军舰上发生了反战的行动，有些兵舰上还产生了水兵委员会，准备在军舰上举行总罢工。

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和平法令”建议缔结公正、民主、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它给世界人民，尤其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希望和力量，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

这一切都严重打击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英国不允许苏俄退出战争，因为这不仅会使英国全球战略受到影响，而且也会使它的战时经济蒙受损失。战争期间，英国以高达6亿英镑的贷款^⑪，换取了俄国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毋庸置疑，英国不惜动用武力，不允许苏俄所呼吁的和平的实现。1918年3月，苏俄在英、法等协约国拒绝媾和建议的情况下，与德国单独谈判，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这时，英国参与策划并组织的国际资产阶级武装干涉苏俄也开始了。

如果说，战时英国参与并组织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是服务于英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那么，战后英国参与并组织对苏俄的更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是与英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的相联系的，那就是英国感到苏俄对它世界霸权地位是一种莫大威胁。这个威胁一方面体现为苏俄通过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从而动摇了英帝国的统治基础。确实，战后出现的西方革命的高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无一不是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与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紧密相联的，苏俄实际上是当时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另一方面，这个威胁也体现为苏俄在为自己的崛起，为甩掉自己贫穷落后的帽子，为改变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对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生产落后。1913年，在俄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42.1%，农业占57.9%。1912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农村人口占86%。1913年，俄国工业总产量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7%，仅及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⑤。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一环。而大英帝国却刚好与之相反，是世界上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开始工业革命，其工业生产也是最先由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变为机器大工业占优势，在19世纪就成为“世界工厂”。在1913年的对外贸易中，英国出口的3/4全为工业品，进口的近乎一半为食品和饮料^⑥。英国拥有的殖民地也最多，号称“日不落”帝国。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乃至到20世纪初，是英帝国的世界霸权达到顶峰的时期。俄、英两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这种不同地位，决定了十月革命前两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不平等关系，而苏俄建立后，这一切都在改变。苏俄以横扫千钧如卷席之势对国内旧的政治、经济进行彻底变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在农村，1917年10月26日，苏俄政权颁布《土地法令》，农村开始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1.5亿公顷的地主、皇室、官府、寺院、教会等的土地遭到没收，并被无偿地分给了农民^⑦。富农丧失5000万公顷土地，140万雇农获得了土地^⑧。妇女被首次承认有获得土地的权力。同时，苏俄还没收地主价值达3—3.5亿卢布的农具归农民使用^⑨。“土地法令”满足了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强烈要求，解决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它唤起了农民对新生政权的无比热情，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它对苏俄经济的发展，对落后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农民运动的推动和土地问题的解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的发展都是不可低估的。

在财政方面，苏俄政权接收了国家银行，以后又颁布了私人银行国有化的法令。银行国有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掌握经济命脉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由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剥夺了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有力工具，使苏俄在经济方面的一些重要政策、措施能够得以实行，同时也使信贷系统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1918年2月3日，苏俄政府为了使俄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盘剥，宣布了废除沙俄政府和临时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这是无产阶级在财政方面所采取的仅次于银行国有化的第二个最重大的革命措施。因为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外债已达160亿卢布，其中长期债务超过70亿卢布^⑩。这些钱是沙俄政府和临时政府用来镇压革命和参加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债务成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不废除它，苏俄就没有资金来恢复、整顿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工业方面，1917年11月17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工业企业第一个国有化的法令，把拒绝服从工人监督和对国计民生特别重要的企业收归国有。1917年11月27日，苏维埃政府颁布《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所有资本家的工业、商业、银行、农业和运输业等企业，全部由工人监督产品的生产、分配和购销以及企业产品与原材料的管理和财务活动。为了有效地进行监督，中央建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各地方由工厂委员会执行工人监督的职能。1917年12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各地也先后成立了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管理和调整国民经济工作。1918年6月28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鉴于资本家的怠工、逃亡和反

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勾当，又颁布了关于大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的法令，把矿产、冶金、电工、建材、烟草、玻璃、陶器、皮革和水泥等大型企业收归国有。据统计，截至1918年底，收归国家经营的企业有1,125个，其中有155个金属采掘企业和矿场、188个金属加工厂和机器制造厂、28个大型燃料企业、26个电机厂、88个化工企业、113个各种矿石的开采企业^②。在转归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企业中，半数以上属于重工业。苏俄在工业方面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摧毁，无产阶级掌握了经济命脉，这些都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交通运输方面，由于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就逐步实行了运输业的国有化。运输业的国有化既为运输部门本身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又使形成统一运输系统有了可能，这使苏俄能更好地组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

在商业方面，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列宁把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命脉之一，认为它不仅是保护本国工业不受外国经济干涉的必要手段，而且也是克服经济被破坏的困境，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需，是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

总之，这些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革命性的变革，它的目的在于“使俄罗斯不再是贫穷软弱而成为真正强大富饶的国家”^③，使俄国成为第一个为人类开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是一场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政治、经济变革，它为苏俄的强大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由于这些政策、措施和法令的实行，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的俄国一去不复返了，设在俄国土地上的英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都会——维克斯”军火托拉斯等公司企业及英国银行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剥削和掠夺俄国了。对于这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英国感到惊恐和痛恨。英国知道，如果听凭苏俄的事业成功，无疑将给一战后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动力。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都以苏俄为榜样，走上一条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不仅国际资产阶级的垄断高额利润没有了，就连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都会崩溃。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对大英帝国简直是不堪设想的。英国统治阶层中的很多人认为，俄国可怕，与其说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不如说因为它是一个两脚跨在帝国（注：指英帝国）生命线上的大国^④。英国把与英帝国“边境”有着延绵数千里相邻的苏俄政权看作是对它全球利益的严峻挑战，是对英帝国利益尤其是对其在东方利益的严峻挑战。正是这种深刻的经济根源，使英国决心把苏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三）

那么，武装干涉苏俄究竟收效如何呢？苏俄不仅没有被外国的武装干涉压倒，而且成长、壮大起来了，苏俄红军在资产阶级的血雨腥风中诞生了，帝国主义组织的三次大规模武装进攻，都被苏俄人民和红军粉碎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在国内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在国际上获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当然，大战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也给苏俄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给苏俄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在两年多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大约有700万俄

国男女老少死于战争、饥饿或疾病，物质损失为600亿美元^②。但这些困难没能吓倒伟大的苏俄人民。外国武装干涉结束以后，苏俄人民满怀激情地投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

英国却在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中，用绞杀苏俄的刀锋刺伤了自己，败坏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武装干涉彻底撕掉了英国一贯宣扬的“和平”、“民主”的面纱，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面目。在世界人民面前，它是失道者、处于众矢之的的困境。

从英国国内看，武装干涉苏俄政策大失民心，引起英国政局的严重不安，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过四年大战后，英国的人口流失现象严重。在大战中，英国死亡747,7000人，伤1,693,000人，整个英帝国（包括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军队在内）死亡947,000人，伤2,122,000人^③。因此，英国劳动力特别是壮劳力是相当缺乏的。可是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就少不了要军队、要人力，而且这个要求是有增无减、与日增多，英国统治者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二、俄国地大物博，人民勇敢善战，征服它不是英国所能办到的。据当时主张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英国外交官洛卡特估计，要想使干涉成功，仅占领俄国南部就需要50,000名协约国军队，而从西伯利亚穿过乌拉尔所需的人数至少与之相同，法国人提出的数字还要高^④。这些数字只是行动前的一个粗略估计，“一旦军队卷入在俄国国土上的军事行动，那么限制其承担义务的量是不可能的”^⑤，这个估计数字将大大突破，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至于军事行动的后果，则如参加过对苏俄军事行动的英国皇家炮兵部队少校艾恩塞德所说的：“如果我们进到俄国中部，就很象我们把手伸进了一个大粘性的布丁里，我担心我们最终会被吞没而不能自拔”^⑥。用劳合·乔治的话说：“俄国是一个侵入很容易，但征服很困难的国家。尽管它曾多次地被侵入，但从来没被一个外敌征服过，这是一个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的国家”^⑦。

三、武装干涉苏俄影响了战后英国军队的复员工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英国人民强烈地反对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武装干涉苏俄期间，英国劳动人民拒绝为白卫份子和武装干涉者装运武器和军用物质，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领导反干涉运动。英国各地还出现了反战的游行示威，工人们提出：“我们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是国内的和平，要么是国内的战争”^⑧。退伍军人表示，他们再也不参加任何战争了。英国工党也借此机会大肆攻击执政党，促其垮台。武装干涉苏俄导致了英国深刻的政治危机。

在经济上，武装干涉苏俄加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的困境。英国虽然是一战中的胜利国，但是大战使英国的生产下降，海外市场丧失，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在大战中，英国花了70亿英镑。另外，战争抚恤费估计为30亿英镑^⑨。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所造成的对德、对俄贸易损失，以1913年的数量和价格为基础，前者为1亿英镑，后者为4500万英镑^⑩。因此，大战中尽管英国的财产总损失不到10亿英镑，但是其战争费用、国际贸易和运输方面的损失以及抚恤费负担，超过了任何一个参战国^⑪。英国在战后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极端缺乏。可是，英国统治者却不考虑这些。在1918年11月11日至1919年10月31日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中，英国从运输、军火、食品、物资、金钱等方面对高尔察克的援助达16539500英镑，对邓尼金的援助达20184500英镑，对波罗的海各国包括对北部、西部白俄军队的援助达3291000英镑。这些援助总计达40015000英镑。此外，从1919年11月1日至1920年3月31日，英国对上述反苏俄势力的援助又分别为118000英镑、5235000英镑、593000英镑，三者的总计为5946000英镑。如果把两段

时间英国的费用累计起来，则达45961000英镑^④。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不能不使大战后英国的经济困境加深，不能不严重影响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英国不仅难以还债，而且也缺乏必需的资金解决对外贸易逆差、失业等问题。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英国统治者不得不向人民征收高税，从而激起人民的更加不满。1920年，英国的债务已接近90亿英镑^⑤。在一次市长宴会上，劳合·乔治就承认：“世界再不能允许在俄国的战争继续下去，它正在毁灭一个对世界繁荣至关重要的国家（注：指英国）”，“由于军事解决已告失败，必须改用其它方法”^⑥。在一次与法国总理彭加勒的谈话中，他悲伤地讲到：他不怕布尔什维克侵略西欧，他倒是害怕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这对扩散布尔什维克主义胜于全部的红军师团^⑦。

英国武装干涉苏俄政策终于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1921年3月16日，英国在军事围剿苏俄政权失败后，与苏俄签订了《英苏贸易协定》，武装干涉苏俄政策为通商贸易政策所取代，英苏关系由武装冲突进入和平斗争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俄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一分为二，并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英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政策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与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英国这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世界霸主，长期以来以维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为己任，对世界形势的变化，那怕是最细微的变化，反应最快、最敏感。它不能容许任何国家对其世界霸权的威胁，一旦这种威胁出现时，就要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施以强权政治，采用各种手段给对方以摧毁性的打击。因此，当苏俄开始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后，它视苏俄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苏俄外长契切林曾针对英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政策这样说过：“……英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对我们是清楚的。它的目的是引起我们向外倾倒鲜血，是煽动一个又一个敌人，以使我们永远被陷于战场上，从没有休息，也不能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致力于国内的建设”^⑧。列宁指出：“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⑨。

注释：

①②③④⑤ 厄尔曼：《干涉和战争》，普林斯顿1961年版，第46、138、244、4、27页。

⑥ 洛卡特是英国政府驻莫斯科的一个外交代表。他与美国驻莫斯科商务专员科洛·马蒂安诺一起制定了推翻苏维埃政权、刺杀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把俄国拖入对德战争的计划，此计划被苏俄政府所粉碎。

⑦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第3卷，伦敦1953年版，第111页。

⑧⑨⑩⑪⑫⑬ 厄尔曼：《英国和俄国内战，1918年11月—1920年2月》，普林斯顿1968年版，第297、308、69、199、171页及附录。

⑭ 格劳巴德：《英国劳工和俄国革命，1917—1924年》，剑桥1956年版，第71页。

⑮⑯ 〈美〉迈克尔·塞耶斯等著：《反苏大阴谋》，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译版，第60、102页。

⑰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8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68页。

⑱ 寇松线是1920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建议的苏波边界线，它与目前的苏波边界大致相符。

⑲ 怀特：《英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外交策略研究，1920—1924》，麦克米伦公司1979年版，第111页。

⑳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8页。

（下转第117页）

向上田，往见日本驻屯军小泉司令官，详述战败经过。小泉说：“目前尚有日军八百余人，可乔装李军模样，把国民军入津的先头部队赶出天津。”李哀叹说：“谢谢盛意，但我大势已去，不必多此一举。惟要求退入租界的我部属，请予以保护，本人将赴济南，以后还望多予协助”^②。第二天晚上，李景林率部分亲随，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经青岛，于29日行抵济南。

12月24日，国民军进占天津，29日，孙岳通电就任直隶军务督办，国民军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战胜属于奉系的军阀李景林，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从反对奉系军阀的主体奉张集团这个全局来看，国民军在这个时候对李景林进行战争，是失策的，它既把已开始动摇、游移的李景林重新推到张作霖的怀抱，助长了奉张集团，同时又拖住了国民军，使其无法实践前约，援助郭松龄向奉天的进军，这正是郭松龄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冯玉祥在后来回忆这场战争的时候也痛感这是“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③。结果，国民军占领天津之日，正是郭松龄夫妇在关外兵败被杀之时，这预示着奉军必将卷土重来，国民军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果然，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联合向国民军的进攻。

注释：

①⑦ 1925年11月30日、12月6日《顺天时报》。

②④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69—170页。

③ 1925年11月10日《申报》。

⑤⑦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96、197—198页。

⑥⑧⑪⑫⑬⑭⑮⑯⑰ 《国闻周报》，第2卷第45期第33页、第46期第28页、第47期第25页、第48期第26—27页、第49期第26页、第50期第30—33页。

⑱ 刘子衡：《张宗昌在军阀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见山东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46—147页。

⑩ 李泰莱：《国民军史稿》，第262—264页。

⑬⑭⑰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附蒋经过》，天津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08、110页。

⑱ 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苏〕维·马·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第14—15页。

⑳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441页。

(上接第112页)

⑲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⑳ 〔苏〕包达包夫等主编：《国际贸易》(上册)财经出版社1957年版，第185页。

⑲⑳㉑㉒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0、101、118、116页。

㉓ 《列宁选集》第3卷，第489页。

㉔ 〔苏〕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著：《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页。

㉕⑳㉖ 劳合·乔治：《和会回忆录》第1卷，纽黑文1939年版，第37、309、326页。

㉗ 〔苏〕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7页。

㉘ 惠尔普利：《英—美关系》，伦敦1923年版，第173页。

㉙ 哈里森：《稳健的开始》，载于1920年2月号《英国评论》，第175页。

㉚㉛ 迪博：《劳合·乔治与英苏关系发端》，转引自《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5期第34、36页。

㉜ 厄尔曼：《英—苏关系》，普林斯顿1972年版，第164页。

㉝ 《列宁选集》第4卷，第87页。